

21. 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

容闳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少数先驱者之一，而由于他在美国受过比较完全的高等教育，对西方的了解更为深切于同时代的侪辈，他的思想与言行都具有更多的前瞻性。但是，对容闳的研究至今仍然是我国史学领域的薄弱环节，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现存直接相关的原始资料太少，除《西学东渐记》而外，几乎没有什么成批量的结集文献可供利用。这当然使许多有志于此的研究者感到棘手。

自己留学美国并率领中国幼童到美国留学，是容闳人生旅程中的重要篇章，因为他的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实践乃奠基于此。但是现有文献恰好缺乏有关容闳这段历史更为直接的记载（《西学东渐记》除外）。1988年我有幸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档案部（Yale University Librar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看到该馆所藏的容闳私人文献。其中包括容闳藏件（Yung Wing Collection），编号为 Manuscript Group No. 602；卫三畏家文献（Williams Samuel Wells Family Papers），编号为 Manuscript Group No. 547；以及耶鲁大学 1854 级档案（Yale University Archives, Class of 1854）。三者共 35 件，177 页。具体表列如下：

文献	时间	件数	页数
容闳藏件	1848—1910	14	26
卫三畏家文献	1849—1878	8	25
耶鲁大学 1854 级档案		9	121
馆长录存	1878, 1879	3	4
贝因内克善本图书馆	1854	1	1

从时间而言,这批文献虽然数量不算很多,而且内容也并非完整,但多少可以填补 1848—1879 期间容闳先后两次到美国学习与工作相关文献记载的不足。为便于国内学者了解与运用这批资料,我试作简要介绍与评述,但由于文献年深日久,字迹漫漶,加以多为青少年时期手笔,潦草误漏之处亦多,辨认较为困难,所以,更为详尽与确切的原文与译文发布只有留待来日。

(一) 早年信函

容闳早年信函分别保存于容闳藏件与卫三畏家文献。其中最早一封是 1848 年 6 月 7 日给加劳德尔博士(Dr. J. H. Gallandel)的信。当时容闳到美国只有一年多,还在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读书。此信主要是说明暑假去纽约、费城旅行途中,由于勃朗夫人的朋友热情强留,打乱原订计划,未能前往加氏家中小住数日,因此深感歉疚。此信情词婉约,颇有人情味,如说:“请告知我,有没有中国鸡蛋和鸡送给你,如果没有,我可以设法为你谋求若干。”这些细微之处,说明容闳已经成为一个稍通人

情世故与彬彬有礼的青年。

多数信函是写给卫三畏先生的。其中一封写于 1849 年 4 月 12 日,此时卫氏及其家人已经安抵中国广东,虽然途中曾碰上灾难性的台风。信中除慰问外,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希望卫氏雇用自己的哥哥(Yung Aeum),可能是企盼借此稍为减除家中经济困难;一是请卫氏向母亲和姐姐说明容闳继续留美深造的理由。因为原来是说定两三年内学成归国,惟恐母亲和姐姐难以理解。又请卫氏向叔叔作较详细的解释,说明整个学习需要六年,希望叔叔能协助说服母亲。容闳坦率地告诉卫氏,家人担心他信奉基督福音并滞留不归,渴望他尽快回来挣钱养家。信中还谈到孟松的学习情况,容闳说:“自从来到这个国家,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英语,到去年冬天又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以求符合读大学的需要。”信的末尾请卫氏原谅:“我的许多(文字)错误与蹩脚书法。”情况确属如此,英语水平的限制,使容闳难以更为翔实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不过,1850 年 12 月 20 日写给卫三畏的信已有明显进步,其时容闳已经是耶鲁大学的新生了。信一开头就为未能及时回复卫氏的两封信致歉,因为过去一年正忙于作攻读大学的准备。容闳不无得意地报告:“今年秋天我顺利进入大学,并完成一个学期的课业,现正享受两周休假。这是我惟一希望给朋友写信的时间。大学生活对我多少有些新鲜,虽然我在(孟松)学校已经受过某些必要的训练。”大学新生除了学习而外似乎没有时间想到其他事情,但容闳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在大学生中间另有一种激奋(excitement),我认为耶鲁被一种雄心勃勃的氛围所环绕。”容闳已经表现出是一个有头脑的青年,他承认自己接受这

种氛围的影响甚多,但主张惟有慷慨大度的雄心(generous ambition)才是富于建设性的,否则就难免会误入歧途。容闳说大学生活给他带来更多的欢乐,但又发现学习的竞争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自己在入学前只花了一年半时间学习语言,而其他同学则花费了三年乃至六年。容闳认为,只有具备健康的身体与饱满的精力才能保证完成学业。信的这些内容与《西学东渐记》的相关记述完全吻合,而且可以相互补益。

此信也谈到一些家庭状况:“我很高兴我的母亲曾与你见面,而且她仍然身体康泰。不过上一封信也给我带来不幸的消息,她告诉我哥哥的死亡,还有她自己的境况。这封信使我悲痛达两周之久。”“我的心灵之眼(mind eye)可以看到他们的处境。没有其他事情比想起他们更使我烦恼。……我早就该返回家园,但现在事已如此,我只有为他们祈祷。”此时,与容闳一同随勃朗来美国的黄胜早已于1848年秋因病归国,接着是黄宽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所以信中说:“我感到非常孤独,现时再没有人与我用华语交谈,我的中文写作迅速退化。……当我离开中国时,我没有携带任何中国书籍,你能按照信上所列书目为我购买吗?我渴望得到若干中国同班同学的消息,我曾给他们每个人都写过信,但未得到回音。Achung(似为黄胜)离开此地后未曾给我片纸只字。来自地球另一四分之一地区的消息极少而且贫乏,这只能增添而不是减少一个人的渴求。”这些朴素的话语表达出容闳对故土亲人和同学的深挚情意,同时也说明他不愿舍弃中华文化之根。

在耶鲁毕业的前一年,即1853年6月27日,容闳给卫三畏的信字迹清楚多了,谈的主要是财务问题。去年冬天他曾托人

带给卫氏 30 美元,其中 25 美元交给母亲,如母亲已故则由姐姐和弟弟均分;剩下的 5 美元用以偿付卫氏代为购买中国书籍的价款(书已收到)。当时远洋通信多半是托人带交,周期极长,所以容闳在信中焦急地说:“我已经有好久未得到家中消息了,所以我甚至猜想我的友人之所以没有来信,是由于他们不愿让我知道有关母亲的任何情况,或许不敢告诉我母亲已不在人间,请写信告诉我一切重要的事情。”信中还重申:“我一毕业就回中国,因为我急于归来。我(在外)已经太久了。请把我的情况告诉所有我的熟人。”毕业愈近,思乡之情愈深,所以他在 1854 年 11 月乘轮船返国是有思想基础的。

耶鲁所藏文献中没有 1854 年至 1876 年容闳给卫三畏的信,其后我能看到最早的一封写于 1877 年 2 月 19 日,此时容闳率领幼童来美留学已有多数,仍然担任留学生副监督(兼任驻美副公使),经常在距耶鲁不远的哈特福德(Hartford,康州首府)中国留学事务所办公。这封信是对卫氏 2 月 17 日来信的回复,其时卫氏一家已回到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所以此后两人通信增多且甚便捷。这封信主要是告知卫氏,哈特福德地方报纸已经报道美国国会有关古巴华工问题的讨论情况,希望卫氏给以关切。信中说:“我深知太平洋沿岸华工所受苛刻乃至野蛮的待遇。”容闳是坚决反对美国排华浪潮的,但国内守旧势力却以此契机要求撤退留美中国学生,所以便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容闳在信中力言:“我们的中国学生有值得称赞的进步,除一人死亡外全都非常健康。我们的新楼很快即将完工,事务所可望于 3 月 15 日搬进去。我们将有幸邀请您在 4 月 1 日以后任何时间前来(参观)。”这表明他对派遣留学生计划仍然具有信心。

两天以后(1877年2月21日),容闳再次写信给卫三畏,主要内容仍然是华工问题,显然卫氏在反对排华问题上已成为容闳的盟友。信中说:“我不记得看过没有你给(加利福尼亚)州调查委员会的答复,但一定会很高兴地在今后几天加以阅读。我已经积累许多事实与报告,涉及所谓加州华工问题,甚望调查委员会报告发表时能酌予采用。”卫氏显然已经成为容闳无事不谈的密友,信中说:“除移民问题可能与陈兰彬争执外,我认为西班牙公使已经准备一个宣言,借口一艘西班牙船只在台湾海峡沉没来攻击中国。因为在八年以前,当该国水手被土人杀害时,西班牙即曾发出通牒。中国应该为这三千或四千被(住在)古巴的西班牙人杀害的中国人,为所有那些死于(以下字迹不清)……,要求全面赔偿。”

1877年6月7日致卫三畏函谈的仍然是有关华工问题,因为容闳已经从华盛顿友人处取得一份国会相关专门委员会提交的加州华工问题报告,同时也读过卫氏对委员会所提问题的回答,所以所发表的意见也就更为具有深度。他斥责那些倡言排华的美国议员为“政客”,同时也寄希望于美国有识之士。信中说:“他们既为善人即应有善行,我认为他们会公正地对待中国和中国人。”他特别痛恨那些横行作恶于南美秘鲁各地的西班牙人,信中说:“我的心为那些落在西班牙人手中的穷苦中国人流血。”

1878年,亦即留学事务被迫结束这一年,还有一封容闳给卫三畏的信。这封写于5月4日的信除继续谈调查华工问题外,还谈到容闳向美国赠送中文书籍一事。由于最初的赠书目录已经遗失,赠书总数及种类已不可知。但信中还附有一张残

缺不全的书目,照录如下:

容闳 1878 年赠送

《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一才子《三国志》(似应是《三国演义》)、《李太白诗集》。

(此书目前面是汉语拼音,后面是英语释义,引者节略后者——沅)

信中还提到,将继续赠送全套《皇朝历史》(“*Dynastic Histories*”,疑指十七史或二十二史之类),以及一套《大清中外一统舆图》。从这封信和另一封给莱门教授(Addison Van Name)的信可以知道,这些书都是送给耶鲁大学的。我认为,由于美国名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完善,很有可能找到容闳这批赠书的踪迹,将为中美文化交流史增加一段佳话。

(二) 54 级赠言簿

容闳于 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之际,级友惜别,相互赠言。容闳保存的 54 级赠言簿幸运地流传至今,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一本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我们应该感谢那位名为紫罗兰的陈太太(Mrs. Viloet Chan),是她在容闳离开耶鲁百年之后捐赠给该校。至于这本珍贵的赠言簿如何流落到美丽的紫罗兰手中,尚有待于进一步追寻踪迹。

54 级毕业生共 98 人,其中只有一个中国人,即容闳;所以《西学东渐记》说:“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

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易于引人注目;又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予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名誉颇佳。”也正由于如此,为容闳题写赠言者极多,而且大多情真意挚;据我初步清点,给容闳赠言者共 92 人。另有容闳给级友的赠言七则(其中有一则格言重复四次,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能是容闳自己留存备考。这些题词的格式大多是先引用自己信奉的昔人箴言,然后再写自己的临别赠言。通过这些引用的箴言和自己的赠言(包括书法),可以反映出这些青年学子不同的个性、修养与学识水平,以及与容闳的关系亲疏如何;同时也可以从每个赠言者的眼光里,看到容闳给他们留下的印象,等于是从不同侧面与视角为容闳画像。这一百二十多页的相互赠言,为容闳在耶鲁四年的大学生活留下较为密集的印痕,追踪这些足迹可以增进我们对青年容闳的深层理解,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对容闳此后 58 年的思想与行为获取若干新的认识。但是由于不少心浮气躁的大学生书写过于潦草,加以文献保存年代甚久,难免有所模糊,所以大多也难以卒读。本文只能就稍有把握的部分,作初步而又粗略的评述。

绝大部分赠言都充分肯定了容闳品德、才能和精力过人的勤奋,以及四年同窗凝结的深挚友谊。有一个名为 T. W. Cattin (字迹不清)的级友赠言说:“亲爱的闳:我深信,当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乡时,我们在这所大学的结交将溶入你的记忆。我向你保证,我决不会忘记我的中国级友,他那深藏内心的热情,对我们的文学的癖爱,以及对他自己祖国的奉献与深深关切,都早

已为我所习知和感受。对于我来说,列举我们快乐的大学生活中许多合作与同情已非必要,因为我知道,当你思念你的同窗好友‘汤姆’(Tom)的时候,一定会很容易想起所有这一切。而你知道,我将经常回忆作为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成员容君的冲锋,他也是我经常在这个可爱城市的街道和硕大古树下散步的伴侣。我将喜欢想念你这个相知已深的好朋友,你曾向我谈过许多有关你的祖国的情况,以及你对她的希望与怀念。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并且了解你的精力和运作,我将企盼获知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我希望你的伟大计划将会实现,在你的同胞中间,你将度过伟大、善良和有意义的一生。我亲爱的伙伴,愿上帝保佑和赐福于你。”

另外一位姓 Ritch 的级友的赠言是:“自从我们同班以来,便与你关系非常亲密。当我想到你将回到遥远的家乡时,感到十分忧伤。不过你想到这些会感到喜悦,因为你在这里留下许多结识了的朋友,而摆在你面前的是充分施展才华的生活的希望。你可以相信,我将怀着深切的渴望注视着你未来的进步。上帝将保佑你并指引你为同胞的福祉努力工作,同时赐给你绵长而愉快的生活,这就是我临别的祝愿。你在班上有许多热心的朋友,你将永远保持这种友谊,我希望这将驱使你会偶尔拜访我们,并且受到我们永远为你的到来而准备的热烈欢迎。我还有很多话,因为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有许多愉快的纽带,但回忆将把它们妥善珍藏,我无须提到它们。别了,亲爱的冈,我愿成为你最为乐于回忆者之一。”

还有两则赠言,虽然简短却颇有风趣。一个可能名叫亚历山大(Alex)的级友说:“当我初次来到大学时,就被安排与你同

座,我比其他级友更早认识你。啊!我们将不再可能相互启发,‘嘶嘶’(可能是一种逗乐的嘘声)‘没有通过(考试或测验)’,特别是竞赛中的‘冲锋’。我知道将会得到你在世界上的消息,并且以有你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相信你业已了解我对你的才能和价值的真诚羡慕。我深信你不会忘记我。(此处略有节略——沅)”另外一个叫做 Erskine N. White 的级友的赠言是:“虽然一个中国人从校内‘美国土著’那里拿走不止一起奖项,但我认为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不乐意看见你这样聪明的家伙取得成功。如果你将来一如既往那样风光的雄心勃勃,便不会有失败的危险。”像许多过去与现在的美国大学生一样,这个美国青年在给容闳赠言的开端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或诗):“Ambition is gems, from which all growth of nobleness proceeds。”大意是:“雄心是美玉,一切杰出的成长由此行进。”英文中的 ambition 一词具有雄心(或抱负)与野心两层含义,西方人把 ambition 视为个人很重要的品质,如果没有 ambition 就等于没出息(或自甘落伍),对年轻的“耶鲁人”(Yale-men)来说尤其如此。这与中国陈旧传统教育对青年所要求的伦理规范与行为规范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学生给容闳赠言开端所引用的前人名言佳句,大多取自《圣经》和英、美国文学作品。如:“上帝!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将记住你。”“荣誉是一个伟大心灵的结果而不是目的。”“知识的心灵锻造一支天使的长矛,用这种气概迫使世界屈服,为帝国而战斗。”“也许在地球上,用直觉的眼睛我将永远看不到你外在的形貌;但对我来说,你将永远不会变老,在我的记忆中长驻青春。”(似为诗人郎法罗的名句——沅)“力求使他的品质为人知晓,活着去抓住金钥匙,改变强大政府的法令,策划宫廷密谋。”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反映了众多美国大学生不同的个性、理念与追求,当然也不乏年轻人的诙谐与夸张。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容闳给美国同学赠言的浓郁东方色彩,可惜他的录存有限,很难窥见其全貌,摘引数则于下:

“礼之用,和为贵(容闳译为“The most valuable thing in politeness is concord”)。哈立司好友:你的灵敏机智和其他社交品质,将到处为你赢得朋友。我毫不怀疑你将以极大的努力去赢得胜利。你的愿望与目标将会圆满实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容闳译为“A great man never losed 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司来德好友:请允许我对你的高雅品格给以高度评价。愿你的一生充满善行,美梦成真。”“有志者事竟成(容闳译为“When there is the will the work is effected whatever it may be”)。亲爱的司塔尔:你具有精力、毅力和与生俱来的善心。大自然寄予你厚望,愿你能实现你的崇高目标,为他人幸福而活着。”“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容闳译为“He who know how to use the pen is an independent man wherever he goes”)。亲爱的朗巴尔德:你那和蔼可亲的品格,将常常是我最愉快的回忆的主题。在你将侧身的任何生活领域,无论是教师、编辑、牧师或邮政人员,你都将圆满实现你的目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亲爱的旺:我将常常愉快地回忆起你的亲昵声调。愿你迅速进入广阔世界,为社会注入亲善与和谐。向你高雅的举止致敬。”

在赠言簿上还可以发现容闳的两首小诗。一首是: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
(作者自己所译英文已模糊不堪)

另有一首是:“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一日霜雪下,自(只)见青松不见花。”(容闳英译为:“The good resembles the evergreen. The wicked resembles the flower. At present the one is inferior to the others. There is a mourning and a day when frost and snow fall, we only see the evergreen but not the flower.”)此诗上端尚有英文题词隐约可见:“Chinese poetry written by ping ming, a native of China and a junior on Yale College.”意为“中文诗歌为平民所作,这是一个中国土著与耶鲁大学的高班生。”

以上题词凡中文大多用毛笔正楷书写,笔画尚称工整,可见即使长期旅居海外亦未中辍习字。诗作和译文虽然颇多可推敲之处,但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英语社会并完全以英语为交流工具的中国青年来说,堪称难能可贵。这两首诗是否也是为美国同学题词所写,目前还无法判定;更大的可能还是作者自抒情怀,表述自己的心境与信念。

(三) 读 后 有 感

尽管上述容闳文献数量不算很多,而且目前能够辨认清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读后仍然感受颇深。与同时代其他走出国门看世界者相比较,容闳有两个特点。一是出国时年龄较轻,可塑性很大,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何况他在出国前曾接受过10年以上西式中小学教育,已经或多或少经受基督

教文化的濡染。早在 1845 年肄业于马礼逊学校时,容闳有篇作文即以《意想之纽约游》为题,已萌现出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二是在美国所受高等教育比较完整,经过两年预备教育再完成四年本科学业,而且又是独自一人与美国同学朝夕相处。因此,他还是比较全面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化文明,从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言行举止、科学知识、文化素养,直至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深深烙下了西方文化的印痕。所以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谈到刚回祖国的情景时不禁感慨:“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但是,容闳在出国前毕竟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澳门、香港)生活了 18 年以上,与家庭及故土的感情纽带业已形成,从前述容闳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故乡亲人怀恋之深。同时,他在赴美前长期接受的虽然是西式学校教育,但毕竟仍然处于东方文化氛围之中,而且也并非完全不读中文书籍。《西学东渐记》曾提到在古夫人西塾因故停办后,“予既还家,从事汉文”,大约有一年光景。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后,容闳也曾寄钱给住在广东的卫三畏先生,托他代为购买中文书籍。从上述容闳题词可以看出,他虽然已经忘记如何说中国话,但中文的阅读、书写与写作能力还是有所保持的。因此,我们不宜把年轻的容闳看成一张可供任意涂抹西方油画的白纸,实际上他仿佛是一个在西方文化氛围中习画的东方艺徒,虽以西方油画为主,但却悄悄融入中国画的技法与意境。他把西方基督教的使命感与奉献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与回报祖国融合起来;又把西方近代化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 ambition(雄心),与中国古代经

典所提倡的大丈夫气概贯通起来。因此,他留学美国的起因与归宿都是以近代西学改造中国,而不是纯粹归化于西方。

正是那个引用“荣誉是一个伟大心灵的结果而不是目的”为容闳赠别的美国同学,他自己的题词是:“你的处境很特别,而且还有些困难,但是你自己在这里顽强地支撑过来了。我深信你回归故土以后,将有力量为真理和上帝去做大量高尚的工作。”另外一个姓 Smith 的级友的题词更为明确:“愿你回归天朝(Celestial Empire)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Celestial Republic),而你将参与获致推翻压迫的胜利,正如上面那首诗歌所说的那样。”所谓“上面那首诗歌”,是他所引用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作品,摘引首句为“我们的敌人已经崩溃,而胜利将发出光辉”(“Our enimies have fallen, but victory shall glow.”)。信中接着说:“我深深相信亲爱的闳,你为促进那里伟大的自由之树生长,将起重要的作用。在它的下面这个民族将发现来自西方的荫凉,而上面则是秋天的果实将被重新分配(此处字迹不清——沅)。”还有一个名为 Robert E. Taylor 的级友,其赠言似乎更为激进:“我将回忆那时你在兄弟会大厅(Brother's hall)向我拉选票,也成功地成为一个统一体中的兄弟(Brother in unity)。我有理由常常想起你,因为你有善良的心灵与善良的感情。我希望你为自己展布的生命之线不要过于炽热。当我冥思我的级友的好运时,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将因为知道你,我的亲爱的闳,曾经分担这份光荣的工作,而更为增强。愿上帝保佑你,愿成功与你相随。”

当时美国建国还不到 80 年,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政治理念

深信不疑；排华浪潮也还没有出现，容闳虽然是独自一人，尚能与众多美国同学和睦相处。大学生相互之间的赠言一般都是热情洋溢，坦诚相见，即令是放言无忌也大多是从善良愿望出发。容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他的言行举止或多或少折射在美国同窗潦草零乱的临别赠言之中。读了这些稚嫩然而真诚的言词之后，我们对容闳回国之后的种种努力，如经商，如兴学，如变法，如革命，如流亡，将可增添若干新的诠释。

《西学东渐记》这一中文译名沿用已久，其实容闳用英文写作的原稿本是“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如果直译则更为平实贴切。但因西学东渐已成近百余年来的历史潮流，这一词语遂能历久不衰。容闳诚然是这一潮流的产物，并且在这一潮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起促进作用。不过与其说容闳是思想家，倒不如说是实践家。他并非著作等身，也无任何宏篇巨制，只留下一本薄薄的纪实性回忆录。他的特色是经过10年在华西式教育和6年美国高等教育（包括预科），把自己培养成比较规范的西学载体，然后通过自己回国后的一系列革新实践，使西学东渐于中国。

但是，《西学东渐记》书名的长期流传因袭，使我们或多或少忽视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即东学西渐。文化交流的双方难免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就总体而言总是呈现出彼此互动，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主动与绝对的被动。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的强盛与东方的衰弱，西学诚然长期以强劲主动的态势东渐，但是历史悠久的东学也并没有完全中断自己的西渐。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讲得清楚，需要作更为系统的深入研

究。但我们不难从容闳的身上捕捉到东学西渐的信息。就向西方展示东方文化风貌而言,容闳当然不具备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那样的学术素养,因而也就不具备与西学平等对话的实力。然而他出国时已十八九岁,或多或少具有中华文化基因。他在耶鲁肄业时依然自觉地读中国书,写中国字,乃至写中文诗。当时一般美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对许多耶鲁美国学生来说,容闳就是中国,通过他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捕捉有关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种种信息。尽管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东学西渐,然而却是容闳自觉的主动行为,特别是表现于临别赠言所展示的中华文化风采。至于20年后向耶鲁大学成批赠送中国书籍,那更是一种自觉的较高层次的东学西渐大举措。

我现在还无从断言容闳这种东学西渐的努力究竟产生何等效果,但至少东学通过容闳给耶鲁内外一部分美国人留下比较美好的印象,并且使他们增加了解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兴趣。正如容闳自己所说,他在耶鲁与美国同学的竞争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也就是一位美国级友赠言中所说的“处境特殊且有若干困难”。但容闳以中国农家子弟的吃苦耐劳精神努力学习,并以中国传统伦理规范律己待人;当然也不排除他从西方文化吸收的民主、自由、进取等精神营养发挥了作用,他终于经过奋斗闯过重重难关,不仅从总体上大大缩短了与美国同学之间的学业差距,而且他的英文作文还连续夺魁。一个来自偏远中国农村的学生,居然战胜七八十个以英文为母语的美国名牌大学学生,当然会赢得众多耶鲁师生的喜爱与尊敬。况且,这个中国学生所引用的那些东方经典乃至民间谚语,虽属片言只语却也言简意赅,在耶鲁54级赠言簿上赫然与《圣经》、莎士

比亚、丁尼生、朗法罗的话语并列。中国的哲人文士丝毫不逊于西方的哲人文士,东方的智慧完全能够与西方智慧抗衡,这就必然要吸引一部分美国大学生把求知的眼光转向神秘的东方。

一个姓包得文的年轻级友(比容闵小六岁)赠言:“我知道你无论干哪一行都会走向辉煌。如果我访问中国,一定会对你进行‘孜孜不倦的搜寻’。”一个名为 William K. Eastman 的级友赠言:“你从远方来,又将回到你来自的地方。但我不会忘记你曾在我们中间,而这条线索将伴随你(终身)。我们对中国全都比过去更为增多了兴趣。”一个名为 W. C. Flagg 的级友赠言:“我们将经常把我们的中国级友引为骄傲和喜爱,并且希望永远不要被远在天朝国土的级友所遗忘(此处字迹不清——沅)。你已经掌握了知识的力量,用它来帮助你的同胞和全人类。”还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级友赠言:“我希望你未来的计划全都成功,你决不会懊悔曾经离开祖国来到异邦留学,因为你在耶鲁结识了许多极为热情的朋友。回到天朝以后,别把我们都忘了,请时而回顾与我们这些美国夷人(The savages of America)在一起的生活。”还有一则更为动情的赠言:“当大海阻隔在你与你在耶鲁求学生活情景之间,当英语对你重新成为夷言,当你带着惊讶回顾你摆脱天朝羁绊而度过的这些岁月,当你重新习惯于看裹小脚的女人与垂长辫的男人时,请不要忘记来自我们这里的善意,你曾留下众多友人,他们对你的记忆将永远不会磨灭(个别字不清——沅)。请相信我的话,我将时时怀着感激与骄傲来回忆我们四年大学生活所建立的友谊。”

大学时代的友谊往往是一生中最为纯真与诚挚的情感。1864年,容闵乘奉令赴美购买军工机械之便,曾至纽黑文参加

耶鲁 54 级毕业十周年纪念会。《西学东渐记》对此已有记述：“旧雨重逢，一堂聚话，人人兴高采烈，欢乐异常。虽自毕业分袂后，十载于兹，而诸同学之感情，仍不减当年亲密。予乃有缘得躬奉其盛，何幸如之。”54 级没有忘记容闳，耶鲁也没有忘记容闳。容闳遗存的文献已被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列为珍贵的典藏，耶鲁永远把这位第一个中国毕业生作为自己的骄傲。就在今年暑假，亦即容闳毕业 144 年之后，耶鲁大学历史系与容闳曾多年学习与工作过并永远安眠的地方——哈特福德的相关社团，还邀请容闳及其率领的留美幼童的后裔四十余人，举行纪念聚会。

容闳的一生，是追求社会进步与祖国昌盛的一生，他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他的事业虽然并非都能成功，但他在当时的条件下毕竟贡献了全部精力。他虽然羁旅海外，终于客死异域，但这并非是他自己的过错。是当时那个守旧的中国未能容纳这个海外赤子，把他长期排拒在国门之外。在开放改革并以空前规模进行全面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理应记起这个名字；特别是他的美丽如画的故乡，应该向这个伟大的先驱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1998 年冬珠海容闳研讨会上报告并收入会议论文集）